

0034菩提道次第略論2014008-b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淨律學佛院

剛剛下課同學問我一個問題很好，我想在這個地方順便跟大家講一下。

有的人學了《廣論》之後，他會覺得說，所以我們要以悲願力來受生三有，這個才是菩薩道，我們不應該求生淨土。確實現在臺灣也是有很多學《廣論》的人，會有這種的思想。

第一個呢，我們先不說理論，從事相上來觀察：藏傳佛法當中很多的上師們，他們是求生淨土的。我們先不講《廣論》的內容是該怎麼解釋，很多藏傳的甚至格魯派（黃教格魯派）也是一樣，很多的上師是想求生淨土的，即使不是阿彌陀佛的淨土，也是其他本尊的淨土，這個是一個事實，我們先講事實。

第二個我們再講，這個觀念我們要怎麼會通呢？就是說我應該隨悲願力來受生三界，而不應該求生淨土？我們剛剛講的四依大士當中的，至少你五品觀行位，你具足悲願力了，因為你有禪定的力量，你有禪定。而且又有這種圓頓的智慧，特別的殊勝。然後禪定的力量加持，圓頓的智慧特別的殊勝，所以那種悲願力量會特別的強。所以下輩子投身的時候，雖然有隔陰之迷，但是呢，這種種子的力量強，還是會再次發起。你有這個條件的話，那麼你就可以像菩薩一樣，隨著悲願力來受生三界。

而如果你不具足這個條件，一個現實問題：我們來到三界都是隨著業力，雖然我很希望我下輩子繼續度眾生，但這個只是個期望。就像我很希望去美國，但是我沒有錢，這個沒有用，我沒有錢買飛機票，是沒有用的。

就是說你希望是一回事，你能力是一回事。你希望你下輩子以悲願力來到

三界，但事實上我們不是四依大士的像最底的五品弟子位（圓教的五品弟子位），我們還不是。我們還不是的時候，你卻是希望想學他這個菩薩做菩薩事情，那結果只會自己倒而已，結果下輩子輪回到哪兒去都不知道。

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必看下輩子，你看這個人這輩子的行為，能夠具足這樣強大的悲願力，那都是祖師大德的境界，我們一般人真得做不到。

我們剛剛講最前面出離心，我們幾乎都談不上了，更不用說什麼悲願力了，幾乎都談不上。

所以說，我們希望學習菩薩隨著悲願力來受生三界，但是我們忽略了我們的能力——並沒有這個能力。沒有這個能力的時候，只有求生淨土。只是說你求生淨土的目的、心態，也是希望未來在淨土成就法身。成就法身之後，然後能夠迅速地來到這個十方苦惱的世界度化眾生，是這樣的動機而去的。

所以，就是說我們要修什麼法門、要怎麼走，你都要考量這個“量”。這個所謂“量”，就像一把尺一樣，用這把尺去量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境界。我們如果是小孩子，要學大人要扛個重東西，那絕對會被砸到腳。所以就是說我們小孩子有小孩子可以做的事情，大人有大人可以做的事情，這個還是要知道。

但是重點是什麼呢？動機都是一樣，都是這種悲心——“不忍見眾生苦”的悲心，就算往生淨土也是悲心，來到三界也是悲心。只是說來到三界，你除了悲心之外，你還要有這種資糧，我們剛才講，至少資糧位的菩薩，你還要有福德智慧資糧。如果沒有資糧的話，你說“我要來到三界度眾生”那只是個空談，管好自己就好了。下輩子來，不要造惡業就不錯了。因為我們現實問題：我們都是隨著惑業力而來的。這是個現實問題，不能不考量。

再一點，我們剛上堂課，一下很積極地跟大家講要閉關、修行，一下又說

我們應當不要只顧自己，要有悲願力來護持大眾這些的。那我們在未來面對的修行的路上，你要怎麼樣抉擇這個事情呢？一個抉擇的關鍵：就是一切以眾生為考量。而不是我現在想、我現在興趣，我現在很想要關起門來好好讀經典、很想關起門好好拜佛。為什麼？就是因為“我”很喜歡，而且“我”現在很想這麼做。那當然你這樣能夠在這個末法時代，願意發這種心也不錯，但這樣的心畢竟還是下劣的心，而不是與菩提心相應。

今天我們不管閉關、修行也好；或者我今天出來做執事、講經說法也好，都是觀察怎麼樣對眾生有利益，我就怎麼做。

比如我現階段，我需要出來做執事，我也多少能夠利益眾生，然後對我自己的積資懺淨也有幫助，而積資懺淨的目的也是為了眾生，那麼這樣我就出來做執事。

如果現在做執事或者講經說法，比如說我現在講經，講、講，講到最後，發現再講下去沒有用了，大家聽著都差不多了。那這個時候就應當學智者大師一樣，離開金陵瓦官寺，到天臺山去好好用功去了、好好進修了。那這個時候好好進修，發菩提心來好好進修，來積功累德，這也是種積功累德的方法，那麼這個對眾生是有利益，所以我這個時候就閉關來積功累德。

所以你判斷的標準，你要用理智去判斷，不要隨著感覺，“我現在心情，我感覺我喜歡”這都是下劣的動機。應當用智慧觀察：我現在這樣怎麼做對眾生比較好、對自利利他比較好，我就怎麼做。這是個判斷的一個標準。而且對於一個比較初學的人來說，還是動一動、靜一靜，也不要太長的動，也不要太長的靜，慢慢地調。

接著我們看到一百五十七面的第三段、

具行心律儀者，若不分辨“隨惑、業受生”和“以願力受生”等差別，如前妄說，則犯惡作。

這個所謂“行心律儀”就是說受菩薩戒，我們後面會介紹。

一個“願心律儀”，另一個“行心律儀”。“願心律儀”就是純粹地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有發菩提心的儀軌，後面會介紹；“行心律儀”就是說你發菩提心之後，受菩薩戒，這個菩薩戒就是“行心律儀”。

簡單來講，就是受菩薩戒的人，不管是在家菩薩、出家菩薩都一樣，受菩薩戒的人如果“不分辯‘隨惑、業受生’”（就是凡夫了）和菩薩隨“‘願力受生’等差別”，“如前妄說”，就是說覺得說我就是不厭其輪回等等的，“則犯惡作”。

若未如此分辨而如前說，此言說者若有菩薩律儀，則違犯一染汙惡作，此為《菩薩地》中所說。

如果沒有辦法這樣分辨為什麼不厭離、為什麼不畏懼輪回的道理。凡夫不畏懼，凡夫也不畏懼。因為他為什麼？因為他貪愛，他貪愛輪回，所以他也不畏懼。而菩薩的不畏懼是因為大悲心的推動，這個必須要這樣分辨。

那麼“而如前說”。“如前說”就是像前面的一百五十六後面的那個錯誤觀念：“我們修大乘的人，不應該厭離輪回，那是小乘的行為。”那麼這樣說的話呢，“有受菩薩律儀”的話，則“違犯”一個“染汙”的“惡作”，染汙的突吉羅小罪。

那麼此為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《菩薩地》當中說的。所以說這樣說法還是有犯菩薩戒過失的。

然後在《廣論》裡面它還說了一段話，也是很重。《廣論》在這一段話後面，它接著說：“無上密咒亦須此理”。修“無上密咒”，還不是這種方便的密法，而是“無上密”，修“無上密”的人也是一樣要有出離心。

再看第四段、應該重視厭離輪回，但不墮入寂滅邊的行持方式。

“墮入寂滅邊”就是二乘。菩薩怎麼樣不著“空”，也不著“有”，然後能夠能夠厭離輪回，不著“有”，但是呢，也“不墮入寂滅邊”，也不著“空”，這個行持方式。

若於輪回心生出離，次見有情皆為己之親友，為利彼等發菩提心，此即《四百論》之意趣；月稱大阿闍黎於其論釋詳細闡釋此義。

就是說，我們一個修菩薩道的人我們要怎麼樣發心呢？

第一個：“於輪回心生出離”，而且這個出離心要比二乘還強，理由上堂課

講過了。第一個對輪回要生起強烈的出離心。

然後呢，接著第二個：見一切的有情，我們課堂當中所有的眾生，所有的出家眾、在家眾，還有一切的外面的、臺灣的、全世界的，乃至整個宇宙的、整個法界的所有的有情都是我們過去的親友。而且重點是：他們都在受苦當中。凡夫眾生都在輪回當中，無量無邊的有情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、有恩的人。那他們都對我們過去生對我們有恩，都是親厚的眷屬。但他們現在在輪回當中受苦，所以我們心中極為不忍。因為你已經看到輪回苦了，所以對於他們入於輪回苦，你心中極為不忍，是真正的不忍。那麼為了利益他們而發菩提心，那麼菩提心就這樣生起的。

這是個略說了，後面到“上士道”會再詳細說明，這是《四百論》的意趣。

也就是說，你要先厭離輪回，根本。厭離輪回，你才有辦法對輪回當中的眾生的苦感同身受，而能夠生起真正的菩提心、生起真的大悲心，乃至於生起菩提心。

另外，“月稱大阿闍梨”，月稱菩薩在《四百論》的論釋，也詳細闡釋此義。

接著看到：

己四、抉擇能趣解脫道性

我們先看到前面的“科判”好了。表八的“戊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”。“己一”呢，就是“正修中士意樂”，就是觀察苦諦跟集諦了，生起中士的意樂。那麼第二呢，是“生此意樂之量”，我們剛剛上堂課講過了。還要“去除此中邪執”，也就是說不要以為這個只是小乘的發心，這實際上是共大乘的。這些量怎麼生起之道，然後也知道它的量的標準。

然後接著，第四段呢，“抉擇能趣解脫道性”。

這當中分為兩段：

第一段，“庚一 以何種身滅除輪回”。要依止什麼樣的身，那麼也就是暇滿的身，來滅除輪回；

“庚二”修什麼道滅除輪回。有這種身之後呢，要修什麼樣的道，那也是戒、定、慧的道，來滅除輪回。

就是說“中士道”前面告訴我們，先引發“中士道”的意樂。有“中士道”意樂之後，接著後面再說明，依止什麼樣的身、修什麼樣的法門來離開輪回。

回到講義一百五十八面：

庚一、以何種身滅除輪回 分為四段：

一、應于獲得暇滿身時滅除輪回。

如《親友書》雲：“受生此中任一處，名為無暇今遠離，八無暇過得閒暇，為斷生死應勵力。”

龍樹菩薩《親友書》裡面說：“受生此中任一處”，“此中”指的是八無暇，人道當中的四種，還有三惡道、還有無想天，這個我們前面介紹過了。

人道當中的四種，就是生長在佛前佛後、生長在邊地，還有本身根缺，六根殘缺，或者邪見，這是人道當中的四種。然後再來就是三惡道跟無想天。生長在這此中當中任何一處呢，稱之為“無暇”，名為“無暇”。

然後呢，“今遠離八無暇過，得閒暇”，它這個斷句就是可以這樣斷。

然後“為斷生死應勵力”，也就是說要滅除輪回的依止，就是要遠離“八無暇”，要得到有暇的身心。你要是生長在佛前佛後，那其他的都不用說了，你說一個菩薩有大悲願力，如果說他還不是法身大士，他縱然有大悲願力，生長在佛前佛後，那也是很危險的。

所以甚至龍樹菩薩他也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也說，像譬如說“弱羽必須纏枝”。就是說一個小鳥剛剛還會飛的時候，必須要依附枝幹，不能馬上就振翅而飛。它的意思就是說沒有證得法身之前，都不應該來到生死輪回界行菩薩道。講到一個比較高標準就是法身大士，他生死自在，真正的自在了。

所以一個菩薩生長在佛前佛後的時代，那也是困難的。

所以就算他們修增上生，以前那個像藏傳的，他們修增上生的，就是說不想去淨土，修增上生的人，他們也是一樣發願，會生長在比如說他們上師的旁邊。隨著他上師一起下輩子繼續修行。

那南傳的修行人，他們也是，當然也是，當然也不求生淨土，他們也是一

樣，不斷地憶念三寶。然後希望，同時發願，不斷地發願，希望下輩子能夠生長在有三寶的地方，繼續修學佛法。

所以要生長在佛前佛後那是沒希望，基本上是沒希望了，那其他“無暇”也是一樣。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得到閒暇，得到閒暇的身，為了斷生死輪回應當努力。

下一段：

須于現得暇滿身時滅除輪回，因無暇處無有滅彼之時。此於前已說訖。

前面在講“暇滿難得”這個地方，已經都介紹過了。這個道前基礎，介紹“暇滿難得”的時候，都介紹過了，這個我們就不用再說了。

第一百五十九面：

第二段、現今就該努力。

大瑜伽師雲：“現是從畜分出之時。”博多瓦亦雲：“昔經爾許漂泊，未能自然還滅，今亦不能自然還滅，故須滅除輪回；滅除之時，即是現得暇滿身時。”

這個“大瑜伽師”，就是阿底峽尊者。大瑜伽師他說：“現是”，這個“現”就是得到“暇滿身”的時候。我們現在得到“暇滿身”了，我們都已經得到“暇滿身”了，這個時候是從“從畜分出之時”，從畜生分出來的時候。

“從畜分出之時”是什麼意思呢？畜生道眾生只求水草、只求自身的安樂，那麼也就是只求眼前的安樂，這就是畜生的愚癡。

如果我們來到人世間，我們又得到“暇滿身”，甚至出家了，這個時候卻還是只求現在短暫的快樂的話，這樣子跟畜生不是一樣？所以，“現是從畜分出之時”，就是說，活著不要像畜生一樣，是這個意思。

再來呢，“博多瓦雲”（博多瓦就是阿底峽尊者的弟子），博多瓦說：“昔經爾許漂泊”，我過去曾經經過無量無邊的輪回的漂泊，都不曾自然地還滅輪回。因為有集諦，你不去滅集諦，輪回它不會滅的，不可能“自然還滅”。所以呢，過去不會自然還滅，今天我們如果不努力修行也是一樣，不能夠自然地還滅輪回。所以不要打妄想，所以必須要滅除輪回。

那什麼時候是滅除輪回的好時節呢？“滅除之時”，滅除的好時節就是現在我們大家得到“暇滿身”的時候。

所以第二段說明現在就應該努力，得到“暇滿身”是滅除輪回的這個種子的一個依止，不然下輩子再沒有“暇滿身”，那就很難說了。

第三段、暇滿身中又以出家身為最勝。

又于此中，居家修習正法，阻礙甚多，並有眾多罪過；若能出家，與此相反，故滅輪回之身，出家最勝，是故智者應喜出家。

在《在家備覽》裡面，“出家眾”這一篇裡面引了很多經論，有講到出家的功德等等的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看。

就是因為在家就像牢獄一樣，就像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裡面有講到，在家就像牢獄一樣、像火宅一樣等等、等等。當然我們都從在家過來，我們都知道，這個不必多說了。不必多說是什麼呢？個人自己去憶念，憶念這個事情，阻礙很多；第二個呢，在這個當中還要造罪，很多的罪業擋也擋不住，自己也做不了主。

如果能夠出家呢，剛好跟這個相反，所以滅除輪回的“身”，所依的“身”，以“出家最勝”，所以智者應當歡喜出家，這個說明出家的利益。

再來呢：

《勇猛長者請問經》雲：“在家菩薩，應當發願出家。”此中主要是說願為近圓；

“近圓”就是指指的是比丘或比丘尼。

就是在家菩薩應當發願出家。這個“出家”主要指的就是身也出家、心也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。當然在家菩薩沒辦法，退而求其次，才說至少心要出家。那要是能夠的話，身也要出家，成為“近圓”。

《經莊嚴論》亦雲：“應知出家眾，具無量功德，勝過勤持戒，在家之菩薩。”

在《經莊嚴論》，彌勒菩薩所造的這個論裡面他也說，出家眾的功德無量。那麼“無量”呢，勝過精勤持戒的在家菩薩。

就像我們看《在家備覽》裡面，它講持五戒跟持八關齋戒的功德的差別：持五戒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報，但是比不上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。甚至不僅福報，同時持八關齋戒還能夠滅罪，五戒就沒這功能，持八關齋戒還能夠滅除過去的罪業；還有能夠栽培解脫、涅槃的因，出世的因，五戒的就沒有這個功能。各位看《在家備覽》的〈宗體篇〉當中戒法的部分，五戒的功德跟八戒的功德比較。八關齋戒等於在家居士的出家戒，在家居士的出家戒遠遠勝過五戒的功德。

那出家了，戒的功德更是遠遠超過在家持戒的，精勤持在家戒的功德。那就是說，比如說一樣發菩提心的人來說，那麼出家功德遠遠超過在家。

第四段、透由顯密兩種法門成辦一切種智，也贊出家最勝，所以應該恭敬別解脫戒。

非僅成辦解脫、跳脫輪回，贊出家身；縱由顯、密門中成辦一切種智，亦說出家身為最勝。

不僅是為了“戒辦”這種二乘的“解脫”來“跳脫輪回”，而來讚歎出家的身是最殊勝的。

有的人會以為好像出家只有二乘在說，大乘就不需要出家，其實不是的。縱然透過顯密二門，或者顯教、或者密教這兩門當中，來戒辦佛的“一切種智”。那在顯教，還有密教經典當中也都是說，你今天要成佛，以出家的身份是最為殊勝的。也不會說出家跟在家差不多，也不會。

關鍵是什麼？出家有戒體。因為，比如說同樣地持一遍的咒語、同樣拜一拜佛，一個持八關齋戒的人，他這個功德——拜一拜佛的功德，遠遠超過受五戒人的功德。就是戒體力量加持，八關齋戒是遠遠勝過五戒。然後呢，出家受出家戒的那個戒體的力量，更遠遠超過受八關齋戒，乃至五戒的力量。

就是說你看同樣修一個法門，你有出家的戒體在，那功德是遠遠勝過在家的五戒、八關齋戒的戒體，所以出家身是最殊勝的。

所以各位能夠來這個地方出家，或者是出家後來到這個地方修學，這個是很殊勝的因緣。因為出家有出家的戒體，這個是在家所不及的。

那至於戒體的意義、功德等等的，各位可以詳細看《在家備覽》的解釋，〈宗體篇〉的解釋。

出家律儀，即三種律儀中之別解脫律儀，故應恭敬聖教根本——別解脫戒。

這個地方所說的“出家律儀”，就是菩薩的三種律儀——攝眾生戒、攝善法戒……那麼“攝善法戒”就是六波羅蜜，一切的善業；“攝眾生戒”就是菩薩度化眾生這種大悲之行；第三個，“攝律儀戒”，菩薩的“攝律儀戒”就是包括大小乘一切的佛陀所制定的律儀、戒律。

而出家律儀這種聲聞戒戒法，又是大乘戒法的基礎。所以這個是聖教的根

本，也就是“別解脫戒”。因為“戒”本來就是定慧的根本，那麼“戒”是定慧的根本，然後聲聞戒法又是菩薩戒的基礎，所以“別解脫戒”是聖教成就佛的一切種智的根本，並不是只有小乘的人才受出家戒，事實上要成佛也是出家修行快。

這是“庚一”的“以何種身滅除輪回”。

庚二、修何種道滅除輪回，這當中分為三段：

第一段、介紹“道”，以此連接上下文。

所謂“道”就是道路，從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，你必須要有個通道（這個道路）。所謂的“道”，就是道諦，事實上就是戒定慧的內容。

如《親友書》雲：“若頭或衣忽燃火，尚應棄舍滅火行，而勵力求無後有，因無餘事更勝此。

先看到這裡，先舉個譬喻來說，假設我們頭或者衣服突然燒起來了，頭髮燒起來了，或者衣服突然燒起來了，尚且應該棄舍滅火的行為。

那做什麼呢？而努力“求無後有”。

就是說頭髮燒起來或衣服燒起來，已經這麼迫切了，但是呢，這個時候還是一樣，心中對於“求無後有”的心還是不能棄舍。就是說要“求無後有”的心要強到這個程度，比滅除衣服燒起來更加地迫切，是這個意思。

就是說，也就是說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，連身上的火燒起來，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何況是其他生活上的這種快樂境界也好、痛苦境界也好，一些五欲這些的亂意都要把它放下。妄想、雜念、煩惱全部放下，身體火燒起來都要放下，何況妄想、雜念？要放下。放下，然後呢，專心地“求無後有”，求超出輪回。因為沒有其他事情“更勝於此”，比這個更殊勝更重要了。

底下說：

應以諸戒定慧證，寂調無垢涅槃位，不老不死無窮盡，離地水火風日月。”

應學三種學寶之道。

所以，應當“以諸戒定慧”，這個斷句是這樣：“應以諸戒定慧”來證得“寂調無垢”的“涅槃位”，是這樣子。所以說“道”就是戒定慧，我剛剛講“道”很重要，所以要有戒定慧的“道”來證得“寂調”這個佛果的寂靜、調柔。

所謂“寂靜”就是說徹底地不生不滅，這種大般涅槃不生不滅的“寂靜”。“調柔”是說他心中沒有煩惱的粗重，一切的我執、法執破盡，所以稱為“調柔”。

最寂無垢的佛果涅槃位，要由戒定慧來證，“寂調無垢涅槃位”。然後在這種佛果當中呢，“不老不死無窮盡”，因為不生不滅，所以是無窮無盡的法身，這種法身安住，安住在法身當中。

同時，這種境界是什麼呢？“離地水火風日月”這些大種，“地水火風日月”這些大種。什麼意思？就是說，像外道他們可能會覺得說，安住在這種什麼狀態當中，他會覺得這種安置真的安樂。但事實上呢？外在所有地水火風日月，這一切切外在境界都不是我們的安住處，最後安住處是在涅槃不生不滅的境界。

好像外道想修仙的，他想要逍遙，他就想要在三界當中飛來飛去。然後呢，壽命很長遠、很長遠。還有能夠過得很快樂的生活，很逍遙。實際上他所依託的還是三界的這種外在的生滅的境界，真的涅槃境界不是這樣的。

那是我們剛剛講的外道，我們修行人也是一樣。修行人我們是依著戒定慧

三學，證得的是不生不滅的佛果涅槃。而不是說我今天在佛堂用功很舒服、很快樂。或者我今天聽經、聞法、看經典，覺得很快樂，這個就是我最後的歸宿處了，不是。這個只是個方便，我們要知道，不要把這個方便當作歸宿處了。如果你把這個方便當作歸宿處，我們這邊打坐很舒服、很快樂，這個就是我修行的目的，那事實上跟外道一樣，外道逍遙，差不多意思。

所以，底下結論：“應學三種學寶之道”，就是戒定慧三種學寶這種道諦。

看第二段、說明之後將說定、慧二學。

“之後”就是說在上士道的時候，才會介紹“定學”跟“慧學”。

若僅導入一般中士道者，應當廣釋導入三學之理，然於此處並非如此，故生止觀定慧二學之理，將于上士道時講說，於此略說學戒之理。

僅僅是“導入”，就是說我們如果目標只是為了導入中士道的話，應當跟他詳細地解釋中士道——“廣釋”，剛剛詳細解釋導入中士道的戒定慧三學的道理，在中士道的當中戒定慧三學要詳細地講。

但是宗大師說“于此處並非如此”，在這個地方並不打算把中士道的定慧在這個地方仔細地說。那麼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“中士道”只是共中士道，它只是個過程，重點在告訴我們生起出離心，還有出離心的量。

所以在這個地方呢，後面說這個地方重點只要先講戒學。因為戒學是共於三士道（下士、中士、上士），戒學是共於三士道，所以在這個地方先說戒學就好了，因為這個是共法。

至於中士道的定慧的法門的話呢，到後面講上士道的時候再一起說。

像後面會講奢摩他，奢摩他的話，這個是共于中士道，修定的法門。所謂“定”，沒有所謂大小乘，這個都是一樣的，這是奢摩他。

後面講毗婆舍那的時候，講“觀”的時候，就會介紹不同教派——有部、經部、瑜伽、中觀，不同的思想。那有部、經部思想事實上就是中士道這種聲聞的教法。

後面是為了鋪陳，為這種中觀的思想做鋪陳，它順便會先講有部、經部這些的。到時候它一起講，整體地學。這個地方，事實上就是先描繪一個大的輪廓。所謂“大輪廓”就是四諦，《廣論》當中還要加個十二因緣，中士道修行重點就在四諦跟十二因緣。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透過苦集二諦生起出離心，然後呢，再來修道諦——戒定慧三學，證得滅諦。先知道這個大結構——中士道這個大結構，就是四諦或十二因緣的這個理。那至於它的慧學到後面毗婆舍那再說，定學在〈奢摩他章〉，這是共的，到時候再說。這個地方先講戒，因為戒是三乘的共基。

所以，這個地方是解釋為什麼中士道的這個地方它不講定慧二學。因為《廣論》重點不在中士道，而在上士道。中士道只是讓我們假借中士道的思想，讓我們知道中士道是怎麼回事，四諦、十二因緣這個大結構。然後，另外一個重點，就是讓我們在這個學習當中生起出離心。

所以，**第三段、學戒的方式分為四段：**

第一段、守戒的利益。

最初應數思維持戒所生利益，由衷令喜增長。

修什麼法都是一樣，要觀察利益，這是《廣論》當中一個很好的善巧。這是“意樂、加行、結行”，這個稱為“三要法”。

“意樂”就是修意樂，就是觀察“為什麼要這麼做、我做的功德、不做的過患。”先觀修意樂，生起意樂。這個時候意樂當中，透過意樂可以生起你想

要修行的依止心，也能夠導正你修學的方向，而且跟菩提心相應的，“意樂”。

“加行”就是正式來修的方法。修死無常、修三惡道苦、修持戒等等的，這是正式的加行。

最後“結行”就是回向。回向佛果、菩提這些的。

所以先要瞭解“意樂”。所以你要有意樂，對持戒這個事情才會由衷地歡喜。因為持戒這個事情當中，有一些是違背我們習氣的。比如說我們過午不食，我們總是在家的時候，晚上都要吃東西。你說過午不食，就是說你要先想想它的利益，這個時候就會有信心了。就不會像有的人說，我胃腸不好、我不能過午不食什麼的。事實上基本上只要你的環境不要太過於嘈雜、不要太過於忙碌，過午不食基本上都沒問題。所以我們首先要先觀察利益。

《親友書》雲：“戒是一切德依處，如動不動依於地。”

“戒”是一切功德的依止處。譬喻呢，就像“動”，還有“不動”。動的有情、不動的無情，都依止於大地。

“動不動”，如果配合於戒的譬喻來說的話，這個大地就像“戒”。那“動”跟“不動”，你可以說“動”就像智慧，“不動”就像定一樣，“定慧”的依止，依止於“戒”的這個大地。或者可以解釋說，“動”就是世間的善業，“不動”就是出世間的善業，也可以這麼解釋。

總之，一切的功德依止於“戒”的大地。

《妙臂請問經》亦雲：“一切莊稼依于地，於無災害中生長；如是依戒勝白法，以悲水潤而生起。”應如此思。

也是舉個譬喻，就像一切莊稼，種五穀、雜糧，都是依止於大地。同時呢，還必須在沒有災害當中才能夠生長。

底下合法：所以呢，依止“戒”的殊勝的“白法”（“白法”就是善業），依止“戒”這個殊勝的善業，就像大地一樣。然後呢，我們種的這個種子，乃至生苗，就像我們功德一樣，定慧的功德，定慧功德必須依止“戒”的“勝白法”。

然後定慧的功德還要有什麼灌溉滋潤呢？大悲水。不是我們佛前的大悲水，是我們內心的大悲心，內心的大悲心就像水一樣來灌溉滋潤。

這個是大乘的說法。就是說你定慧怎麼生起呢？基礎是“戒”，就像大地。然後呢，你這個定慧要真正地能夠成長，就是要大悲心。

就是我們剛剛講的，不管你今天要閉關修行也好，或者要出來做執事、講經說法利益眾生也好，關鍵的考量是怎麼樣對眾生的離苦得樂有幫助。不管是現在或是未來都一樣。或者未來會有利益，或者現在會有利益，不管。就是你這樣作考量：這樣做對眾生的離苦得樂有利益而去做。就是說，你真的都是這樣考量的話，為眾生的離苦得樂而考量的話，你這樣修行的力量，那絕對是遠遠超過為了自己的快樂、為了自己的現在的心情而來修行，那個功德利益是遠遠超過它的。

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以“悲水潤”，以大悲水來滋潤，滋潤定慧的穀芽，讓它生長出來，“應如此思”。

就是，簡單地講守戒的利益。各位另外要學《在家備覽》或者《比丘戒》，就會詳細地說明持戒的利益，我們這邊就略說了，就不用廣說了。

第二個、不守戒的過患。

相對的

若受戒已能善守護，利益極大；如是若不守護，過患亦極重大。如《比丘

《極珍愛經》雲：“或以戒得樂，或以戒感苦，具戒即安樂，毀戒則成苦。”

受戒而且能夠守護。不是說受戒就有功德了，《在家備覽》有講，不是說我受戒得到戒體就有功德，不是。你若不去守護它的話，戒體就萎縮了，你不去灌溉它，戒體那個種子就萎縮了，甚至枯死了，戒體就沒了。

但是我們說持戒的功德大的重點有兩個：

第一個，你要得到戒體。你如果受戒時沒得到戒體，那後面就談不上。

第二個呢，你得到戒體之後，你必須要不斷地灌溉你的戒體，守護它，去長養它。就是你不斷地去思維、憶念持戒的功德，然後碰到煩惱境界來的時候，不斷地憶念戒體，然後以這個調伏煩惱，然後守護好你的戒。這樣的話，你的戒體力量會越來越強。然後呢，因為持戒，持守保護戒體的功德利益很大。

經典裡面所說持戒的功德是具足這兩個條件而來的，而不是說我悠悠泛泛跟著去受戒，糊裡糊塗地回來，什麼都不知道就有功德，不是的。

相對的，如果“不守護，過患亦極重大”。就像什麼呢？底下引經典說就像《比丘極珍愛經》裡面所說的“或以戒得樂”，因為持戒而得生天上，或得到涅槃樂。或者呢，“以戒感苦”。我們剛剛一再強調戒的功德很殊勝，受戒功德很大。同樣的，有戒體在，犯戒甚至破戒，那個過患更大。

譬如說，同樣犯殺、盜、淫、妄的罪業，受五戒的人的那個罪過可能五分，受比丘戒的人可能十分或者一百分，可能這樣子。你所受的戒體是越高境界的、越高層的，它功德跟過失都是相對的大。

所以“或以戒感苦，具戒即安樂，毀戒則成苦”。這個各位都知道了。

下一段：

《文殊根本續》亦雲：“持咒若壞戒，此無勝成就，中成就亦無，亦無下

成就。

《文殊根本續》，各位看到這個“續”的話，就是密續的經典，密教的經典。它前面引的是顯教經典。有的人會以為密教可能持戒不重要，事實上不是的。引《文殊根本續》，這個是文殊菩薩的密宗的經典，它說：持戒（應該是“持咒”，此處為口誤）如果壞這個戒法，這樣的話呢，“持咒若壞戒”，這個戒的話，指的是一般我們這種聲聞戒，而不是金剛戒，那個密乘的金剛戒，不是的，是聲聞戒。“此無勝成就”，這個“勝成就”指的就是成佛。戒壞掉的話，不可能成佛。“中成就亦無”，“中成就”指的是證得空性，通于聲聞、緣覺的二乘，空性也證不得。“下成就”的話，這個我看到昂旺郎吉堪布他所解釋的《菩提道次第略論》時，他解釋就是說八種的共同成就，如劍輪等等。那事實上也就是說所謂的“下成就”就是一般的定慧的功德，就是說證得空性以前一切定慧的功德——得到禪定或者開悟等等的，這些“下成就”都談不上。

下一段：

佛於毀戒人，不說能成密，亦非趣涅槃，境域及方所。此愚癡惡人，豈能成密咒？

先看到這裡。

佛陀對於“毀戒”的人，不說這樣的人能夠成就密續的功德，修密的人這個基本的戒，乃至根本的五戒都不持好，那就談不上成密了。“密”都成不了了，那就更不用說趨向“涅槃”的果位，或趨向於“境域及方所”。所謂比如說“境域及方所”，比如說趨向淨土，你不持戒，淨土也去不了。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不持戒有這些的過患。

好，今天講到這個地方。

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！

回向！

聽打：普音

校對：惟越 普靈

201711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